

# 革命化与现代化并举 今日大庆显示时代新风貌

## 大庆精神发扬光大改革开放成果显著原油持续稳产高产

本报讯 记者武培真报道：大庆广大职工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影响，克服经济科技领域的困难，做出了新贡献，使大庆精神在新形势下显示出巨大威力。

60年代创造和总结的以“爱国、创业、求实、奉献”为特点的大庆精神，如今又被大庆工人阶级赋予新的时代特点，集中表现为革命化与现代化并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迄今为止，大庆生产的10亿多吨原油占全国解放后总产量的一半，特别是年产5000万吨后稳产14个年头。堪称石油史上的奇迹。大庆石化总厂以现代技术为国家生产出大批量、多种类的国际水平的产品。大庆不愧为奔向现代化的巨

人。

大庆全面推行承包制，但决不搞短期化行为。坚持把国家全局和增强企业后劲放在首位，大力进行技术改造、科技开发和人才培养。

大庆搞活分配，决不把生产基金转化为消费基金，从不滥发奖金。国家石油紧缺，大庆数百台客车上背着天然气包。用电紧张时，大庆规定一只准点一盏不超过40瓦的电灯。

大庆推行很多改革措施，千改万改，艰苦奋斗的传统不改，“三老四严”的作风不变，科学求实的精神不丢，替党分忧、为国奉献的本色不减。石化总厂炼油厂每年上交利税6亿多，原油产量达1300万吨，是同行业中分成最低的。

大庆对外敞开大门，先后从20多个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但他们的开放，不是把希望寄托在购买现代化，而是洋为中用，“兼己干现代化”，引进什么，都反复考察论证。国家有的，不外买，能少花的，不铺张，重在引进技术。对洋人，不迷信盲从。引进的技术设备，及时组织力量消化、吸收，举一反三，加速国产化。

大庆之所以能像一艘巨轮，乘风破浪，困难压不垮，是因为他们的人人精神大放光彩，根本原因在于有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当社会上鼓吹“政工人员砍一半，生产翻一番”时，大庆党的机构不减，政工人员不减，并逐步实现了队队有支部，班班有党员，生产第一线

### 我国超导研究又有新突破

本报北京4月24日讯 记者王友春从第13届国际超导工程会议上获悉：我国高温超导研究又有新突破。4月3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洪涛小组研制成功的块状高电密度超导体，在77K温度下，超导转变温度为2.38万安培/厘米<sup>2</sup>，远远超过迄今国际上所报道的数据。

据权威专家介绍，高温超导材料的应用主要面临两个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怎样在强磁场下提高其临界电流密度。

目前各国超导专家都在围绕这些问题努力攻关。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甘子钊认为，新成果标志着我国超导研究向应用阶段跨进了一步。

### 新一代应用卫星加紧研制

本报北京4月24日讯 记者张何平报道：我国正在研制新一代多种应用卫星。今年下半年，我国将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3颗自行研制的卫星。正在研制的新型通信卫星“东方红三号”，将于90年代前期发射。与此同时，我国正在抓紧研制和发展长征系列新型火箭。

这是记者从今天在京开幕的“航天技术与国民经济建设研讨会暨纪念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20周年”会议上了解到的。

据透露，我国正在研制的新一代多种应用卫星包括大容量通信、广播卫星，不同类型的气象卫星，多用途资源卫星，以及国家建设急需的其他卫星系统。预计90年代我国应用卫星的品种将比80年代有大幅度增加，卫星提供信息的能力将成百倍地提高。

今年下半年我国将进行的3次发射是：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发射我国第二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用长征四号运载火箭发射一颗太阳同步轨道的气象卫星，用新研制的长征二号捆绑火箭进行飞行试验。

目前，我国正在抓紧研制的运载火箭是：长征一号丁、长征二号捆绑火箭和长征三号甲等运载火箭。

### 李鹏总理对雷日科夫主席首次代表苏联政府来京表示欢迎

雷日科夫主席首次代表苏联政府来京，李鹏总理在机场表示热烈欢迎。李鹏总理说，这次访苏必将进一步推动中苏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李鹏总理对雷日科夫主席和苏联政府的热烈欢迎表示感谢。他说，自去年5月中苏高级会晤后，两国关系的确定到了一个新的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李鹏总理说，这次访苏必将进一步推动中苏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 戈尔巴乔夫会见李鹏

## 双方就各个领域发展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会见在亲切友好和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莫斯科4月24日电（记者唐修哲）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今天上午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中国科学院总理李鹏。

戈氏还愉快地回顾了去年对中国的访问。他说，苏中关系正常化后，一年来又取得了很大进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对李鹏总理访苏表示热烈欢迎。他说，这次访问必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

李鹏总理介绍了当前中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发展和改革在深入进行的情况。

李鹏说，苏中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有着很好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两国各有特长，可以相互取长补短。

两位领导人就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展合作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增加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人员交往，包括两国

军队领导人的往来。

双方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问题，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

会见是在亲切友好和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的。会见持续了两个小时15分钟。

中国外长钱其琛、中国驻苏大使于洪亮、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等出席了会见。

会见后，戈氏夫妇和李鹏夫妇在苏使馆宴请了李鹏和夫人。



4月24日，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李鹏。

新华社记者 刘建国摄

### 专家认为向应用阶段跨进一大步

本报北京4月24日讯 记者王友春从第13届国际超导工程会议上获悉：我国高温超导研究又有新突破。4月3日，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洪涛小组研制成功的块状高电密度超导体，在77K温度下，超导转变温度为2.38万安培/厘米<sup>2</sup>，远远超过迄今国际上所报道的数据。

据权威专家介绍，高温超导材料的应用主要面临两个关键问题。其中一个是怎样在强磁场下提高其临界电流密度。

目前各国超导专家都在围绕这些问题努力攻关。国家超导专家委员会首席专家甘子钊认为，新成果标志着我国超导研究向应用阶段跨进了一步。

### 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面目的大暴露

本报今天二版发表评苏绍智若干言论的文章

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面目的大暴露

### 国务院举行常务会议

#### 通过烟草专卖法（草案）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国务院今天上午举行第58次常务会议。会议在姚依林总理主持下，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草案）》，决定将这一草案进一步修改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认为，烟草制品是特殊的高档消费品，对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影响，对其生产和销售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加强行政管理和监督。国务院1983年9月颁布《烟草专卖条例》以来，对扭转烟草行业盲目发展的混乱局面，促进烟草行业产销协调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条例》法律地位不高，有些规定不够完善，同时在新形势下烟草行业也面临进一步改革的问题。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对加强烟草行业的集中统一管理，严格控制烟草制品价格，加强烟草进出口管理以及维护消费者健康和利益等，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是十分必要的。

国务院常务会议成员8人出席了今天的会议，缺席的6人。

# 李鹏同雷日科夫举行会谈

## 在友好求实气氛中讨论了发展两国关系问题 李鹏说此行目的是把各领域合作更加具体化

李鹏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把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等各个领域友好合作更加具体化，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李鹏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把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等各个领域友好合作更加具体化，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李鹏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把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等各个领域友好合作更加具体化，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李鹏说，这次访问的目的是使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把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科技等各个领域友好合作更加具体化，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而努力。

### 千余职工将获五一劳动奖章

本报北京4月24日讯 记者从国家劳动总局获悉：今年五一劳动节，全国将有千余职工获此殊荣。这些职工分布在各行各业，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国家劳动总局局长王德培在讲话中说，五一劳动奖章是授予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做出优异成绩的先进工作者。今年获此殊荣的职工，是在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他们的事迹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精神风貌。

王德培表示，国家将加大对获此殊荣职工的表彰力度，鼓励他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

# 拒腐防变旗更红

## 今日好八连

新华社记者 揭衍珍

“南京路上好八连”，响亮而又熟悉的名字。

27年前，国防部为地名，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地赋诗题词，作家把地的事迹谱进了歌……

岁月流逝，没有磨去八连的光彩。江泽民总书记希望八连时希望全党全军同志，都要像好八连那样，拒腐防变，永不沾，在新的历史时期，经受住新的考验。4月18日，李鹏总理接见“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拒腐防变”。

### 又进南京路

1989年8月，好八连第4次回到了南京路。

如今的南京路，既不像解放前的初八连第一次进驻时的“资产阶级大染缸”，也不像六七十年代进驻时看到的“红海洋”。展现在指战员面前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景象：中外合资的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国营的、个体经营的商店鳞次栉比，不同肤色的红绿男女摩肩接踵，十里长街一条流光溢彩的河……好八连官兵被眼前的一切陶醉了。甚至有的说，恨不得多长几双眼睛。

就在他们眼花缭乱之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件一件发生了：

一天，新战士谢世斌在南京路执勤，几个穿着时髦的青年挑逗他：“你口袋里空空的，没有钱干啥？”哪知谢世斌入伍前是个个体运输户，来部队时身上带着六七千块钱。出于卫兵的职责，他当时没有驳斥这几个小青年。一肚子的气没处发泄，回到宿舍，小谢从被子底下抽出一大叠人民币，向大家一摊：“老子也有钱！”随即就逛商店、下酒席，扬言叫他们看看，当兵的也有钱。

在八连，人人都有一个针线包。作为连队的“三件宝”之一，几年来干部战士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可是回到南京路没几天，有一个新战士却把针线包丢了，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这都是过时的老皇历了，现在该更新一下观念了。”

这些情况被连队党支部看到了。是啊！改革开放给南京路带来了生机和繁荣，但也不可避免带来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两种思想、两种作风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我们的战士。于是，他们组织官兵在课堂、连史室、学习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读小平同志的著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参观连队的传统实物展览。传统的

# 江泽民会见日本议员时说

## 中日应向前看发展交流合作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周树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今天下午在北海宾馆会见以民选党议员、前防卫厅长官加藤统一为首的日本民选党议员访华团时说，中日应向前看，很好地开展在各个领域里的交流与合作。

江泽民重申，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江泽民重申，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江泽民重申，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江泽民重申，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

### 杨尚昆会见英籍友人何东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国家主席杨尚昆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英籍友人、美国何东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何东先生，并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坦率的交谈。

何东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祖父何东爵士曾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应宋庆龄生前邀请，何东80年代以来曾多次访华，与叶剑英、廖承志等相交甚笃。何东先生和夫人此次应对外友协邀请来访。

### 李瑞环会见日本议员时说

#### 中日友谊要着眼年轻一代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周树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日本民选党议员、前防卫厅长官加藤统一为首的日本民选党议员访华团时说，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李瑞环说，中日关系对日本非常重要，访华团此次来访就是为了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使之“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密切状态”。

李瑞环说，中日关系对日本非常重要，访华团此次来访就是为了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使之“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密切状态”。

### 中日友谊要着眼年轻一代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周树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日本民选党议员、前防卫厅长官加藤统一为首的日本民选党议员访华团时说，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李瑞环说，中日关系对日本非常重要，访华团此次来访就是为了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使之“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密切状态”。

李瑞环说，中日关系对日本非常重要，访华团此次来访就是为了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使之“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密切状态”。

### 中日友谊要着眼年轻一代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记者周树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以日本民选党议员、前防卫厅长官加藤统一为首的日本民选党议员访华团时说，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李瑞环说，中日关系对日本非常重要，访华团此次来访就是为了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使之“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密切状态”。

李瑞环说，中日关系对日本非常重要，访华团此次来访就是为了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使之“恢复到过去那样的密切状态”。

去年6月北京地区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海外极少数中国人追随某些国际反动势力，掀起了反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鼓噪。其实他们就那么几个人，杂七杂八，没有也可能有什么前途。但是既然他们提出了种种纲领、主张和观点，就把他们原来不便明说的讲了出来。这倒是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看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可以帮助我们在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政治主张的交锋和分野十分明朗的背景下来思考我们应当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同什么划清界限，向什么方向前进。

在这片鼓噪声中，苏绍智（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研究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苏绍智出逃后，在海外的政治表演已有半年多了。他又写了文章，又是发表谈话，造谣诽谤，胡吹瞎说，把攻击矛头集中指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指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的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苏绍智在海外的言论，是他长期以来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继续和膨胀发展，充分显现了他的反动政治面目，也使他过去宣传的许多错误观点的实质和归宿暴露出来。

这里没有必要把苏绍智的种种攻击和诽谤——拿来加以否定，而仅就他根本否定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根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言论略加剖析。

苏绍智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基本的命题，就是认为我们这几十十年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加霸权主义”，“能有社会主义之名而无社会主义之实”。另一方面，他又提出所谓“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思想自由化”，妄图用这一套来改变和取代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怎样看待中国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思考也就集中到这两个根本的问题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形成的新路线，就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新成果，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按照这条路线，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克服原有体制和观念中僵化的东西，正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活力和优越性，为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只有我们的改革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对于改革的由来和根据，对于以往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成就和失误、经验和教训，对于推进改革的途径和方法，也会有种种不尽相同的判断和评价，主张和方案。这里当然也有是非问题，或者全面不全面、高明不高明的问题。这些都是属于坚持社会主义的人们之间的分歧和争论。而另外一方面分歧和争论，则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那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同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对立。某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在一些时候和一些场合也自称“社会主义改革者”，甚至“最激进”的“改革者”，但是事物的发展进程，终究会使他们无可逃避地出现原形。他们实际上是上在“改革”的名义下，主张抛弃四项基本原则，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苏绍智就是这样。

苏绍智认为我们这几十十年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能有社会主义之名而无社会主义之实”，他的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混乱反右，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当我们党认真揭露和分析建国以来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和失误、揭露和分析我们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时，一般错误思想潮流由隐到显地发展起来。那就是鼓噪夸大这些大是大非问题，歪曲地分析它们的根源，借以根本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取得的基本成果，甚至根本否定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正是针对这种思想潮流，1979年初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1981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明确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的阶段，但是毫无疑义，我们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定这一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尖锐批评了当时思想理论界的混乱，也特别提到这个问题。尔后党的十三大在进一步阐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时，又强调指出了这个论断的“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我们的这个论断之所以是科学的，因为它立足于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建立和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建立和发展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居于指导地位。这就实实在在地表明，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正是依靠这个基本制度，几十年来我国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有什么什么失误和挫折，也无论存在什么弊端和不足，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否定的。我们搞改革，正是从这个事实出发，为着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社会主义基本成果。承认还是不承认这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维护还是抹杀社会主义基本成果，正是区分人们是搞社会主义改革，还是在“改革”名义下否定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的界限。10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几次斗争，反复说明了这一点。

苏绍智诬蔑我们搞的是“封建专制主义”，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丑化。这完全是荒唐的。在中国，哪个阶级、哪个政党反对封建主义的立场最鲜明，斗争最坚决？资产阶级及其政党也反对封建，但是他们太软弱，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一历史任务担当起来。只有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统治；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在中国大陆几亿人口中进行的土地制度的改革，最终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封建剥削制度，铲除了封建专制主义赖以统治和压迫中国人民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这都是不能否定的基本历史事实。当然，在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之后，还必须进行思想和政治领域继续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仍然是一个严重任务。这个任务，需要能够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过程中努力加以解决。这方面曾经注意不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郑重宣布：“现在应该明确地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切切实实地改革”，“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切实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在同一天讲话中，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在思想领域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的批判。”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可以为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可以看得清楚，我们党中央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的进程中，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严

# 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面目大暴露

## ——评苏绍智在海外的若干言论

马理铭

肃地提出和切实地来解决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这条路线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而苏绍智之流，则是借“反封建主义”为题，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他们一是极端夸大封建主义的影响；二是把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公有制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都说成是“封建主义”来加以攻击和反对；三是鼓吹只能靠发展资本主义来反对所谓“封建主义”。这样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只能是否定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

至于苏绍智攻击我们搞的是“斯大林主义”，那也是别有用心和目标的。斯大林问题，对于我们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研究社会主义改革，无疑是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的是分析的方法，历史的态度，冷静地面对历史实际。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国内建设和捍卫社会主义的基本成果必须肯定；而对于斯大林时期那些机会主义、官僚主义、阻碍社会主义发展的东西，则必须否定，并从中得出应有的结论，以推进社会主义的改革。关于斯大林对中国的影响，也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同时要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反对了那种把苏联经验和斯大林意见神圣化的教条主义倾向，强调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理所当然地我们要吸取苏联的经验，但他也不能说我们全是照搬苏联的东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更是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和教训包括斯大林教训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但苏绍智把他所说的“斯大林主义”说成是同封建专制主义类似的东西，又把我国40年社会主义称之为“封建专制主义加斯大林主义”，并把他这说成是什么“压在今日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他不顾基本历史事实，编造危言耸听的东西，用这种手段来丑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丝毫无助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只不过使他的仇视社会主义的面目更加暴露而已。

特别是一看苏绍智拿出什么东西来代替他所谓的“封建专制主义加斯大林主义”，问题就清楚些。他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就是这么几条：一是政治上，主张“废除一党专政”；二是把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叫做“一党专政”；三是在经济上，鼓吹“说得再彻底一点，就是要私有化”。既然要“私有化”，那就不存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发展一部分私营经济作为补充，而是要把社会主义公有制“化”，要变社会主义私有制。在思想上，反对所谓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官学”。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国家政治领域中的指导地位，称之为“官学”。他的这一套，就是要从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彻底的资本主义化。

这里我们要对苏绍智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问题，多说几句。苏绍智竭力诋毁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说什么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被当成了一种“官学”，“引起思想僵化”。中国要不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种指导地位是不是必然导致僵化？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苏绍智有着根本分歧。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是苏绍智自己承认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形成的，对于它保证我们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取得这个指导地位，是靠真理的力量；坚持这个指导地位，仍然是靠真理的力量。当然，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些同志容易只是依靠行政权力和党的威信，不是通过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分析的方法去接近马克思主义真理同具体情况的统一，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我们党在50年代中期，就指出过要警惕这种危险。1981年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更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思想路线的方针。10年来，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的。因此，决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只要居于指导地位就注定会僵化，更不能借口反对僵化而主张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反复表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国内复杂的环境中，如果削弱以至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削弱以至放弃了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领导，削弱以至放弃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那也会出很大的危险。其结果，势必导致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泛滥以至泛滥，使我们整个社会陷入大混乱之中。这里再谈得上什么十四化建设？什么安定团结、国家统一？哪里还有谈得上社会主义？苏绍智之所以这样地攻击和反对什么“官学”，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他的根本意图就在这里。

### 二

还必须指出，在苏绍智那里，所谓反对“斯大林主义”是其矛头所向，是要直接公开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尤其是集中反对列宁主义。这是他的思想发展逻辑的必然，也是他根本政治立场的进一步暴露。

苏绍智对列宁主义的攻击，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和国家的学说，二是否定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机会主义斗争的重大历史意义。苏绍智把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灾难”的原因，归结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甚至胡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与法西斯专政只有一箭之隔”。在这里，苏绍智竟不是用什么批评缺点、指出弊端，而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来咒骂和根本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社会的思想理论武器。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人民民主专政，对广大人民是民主的，对反对并企图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敌人，则要实行专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是福音，对于社会主义的敌人无疑是灾难。苏绍智不是崇尚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吗？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没有专政，它的专政是建立在资本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至于法西斯专政，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的赤裸裸的形式。苏绍智竟用“法西斯专政”这样的语言咒骂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只能表明他在政治上堕落到了何种地步！

苏绍智还特别攻击列宁的社会主义说，说什么“问题出在列宁的建党原则”，他认为这一原则封死了，“仍然按列宁建党原则行事，这就会造成大的灾难。”列宁的建党原则是什么？最主要的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大家知道，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制，这样来把我们无产阶级政党的力量凝聚起来、组织起来，进而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起来、组织起来。正是依靠这个原则，从组织上保证了无产阶级能够团结一致，能够成为强有力的先锋队组织，担当起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伟大斗争的领导重任，而不致成为一盘散沙。这个原则，是列宁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发展，是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须臾离开的重大原则。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四千万多党员的大党来说，尤为重要。取消了它，就等于毁掉党的战斗力，毁掉党的组织，也就是毁掉党所领导的社会

主义事业。当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如何完善，如何发展，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是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实践来不断地加以研究和解决的长期任务。但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种种曲折乃至“灾难”，其原因，绝不是什么由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而恰恰相反，是由于民主集中制不完善，不健全，甚至遭到破坏的结果。

苏绍智还说：“列宁过去反对修正主义（指伯恩斯坦主义——引注），修正主义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修改了马克思主义”，列宁是在沙俄专制的条件下修改了马克思主义，两者都修改了马克思主义。”这就完全抹杀了列宁反对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义的斗争的重大意义，是对列宁主义历史地位的公然否定。大家知道，本世纪初社会主义斗争同伯恩斯坦主义斗争的实质，绝不是仅仅限于如何评价这个那个国家发展进程的问题，而是在于如何看待当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矛盾的发展，如何对待正在来临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人类历史上具有崭新意义的伟大斗争。就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前夕，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闭眼不看资本主义矛盾的空前激化，帝国主义战争来了，他们又拥护帝国主义战争，要“保卫”各自的帝国主义“祖国”。十月革命胜利了，工人农民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又竭力攻击十月革命。历史已经证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是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主义的要害所在。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帝国主义时代的新特点以及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通观20世纪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回过头来看，列宁在本世纪初的关键时刻，他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矛盾全局的基本分析是科学的，他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相结合的基本战略是正确的。他把社会主义和民族学说和运动变成创立新国家、建设新社会的巨大规模的实践，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极其有益的探索。从而开辟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是由于列宁对伯恩斯坦主义进行了坚决而有效的斗争，才有十月革命，也才有后来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旗帜的20世纪前国际社会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没有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破产，人类可能至今还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统江山的奴役和压迫之下。总之，无论在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运动经历上和经历着什么样的磨难和曲折，列宁主义的历史地位、历史成果及其对当代历史发展的意义都是不容否定的。

关于马克思主义，苏绍智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想方法和社会科学有它的地位”；他还说：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只是作了一些大的方法的估计和一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灵魂的扼杀。必须明确指出，首先，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社会科学，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推翻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仅仅归结为一种“文化”而已。其次，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方法论，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分析以及由此提出的剩余价值理论，他们所展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由此作出的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都是科学的真理。他们在此基础上对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预见，绝非“只是”一些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幻想”。第三，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随着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点，进入新境界。马克思主义需要新的不断发展，这是现代时代的大趋势。当然，这种发展只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基础上，而绝不能借口世界变化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东西。列宁不但在揭露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阉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灵魂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

神，把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加以颂扬。”苏绍智今天采取的，不也正是这样的手段吗？

苏绍智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是偶然的，而是他在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上长期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早在1979年中共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前后，苏绍智就打打着“左”旗号，发表文章，提出中国还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怀疑并实际否认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苏绍智的错误观点，党组织和理论界的同志们进行过批评和帮助，希望他能改正。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后，苏绍智曾对自己的错误观点作过一点检查。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言行不一，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他摆出一副“改革者”的面孔，打着“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旗号，攻击社会主义社会“缺乏真正的民主”，“没有自由”，要搞资本主义国家“补课”，等等。他的这类言论，受到海外一些人喝彩，说他是“持不同政见”的“理论家”。苏绍智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从局部的思想理论观点错误，发展为系统的政治立场自由化问题。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在政治行动上煽动乱动。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在政治行动上煽动乱动。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1987年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开展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撤销了苏绍智在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并对他再三进行耐心的批评和帮助。而苏绍智却抗拒这种教育和挽救，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1988年底，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0周年理论讨论会上，他攻击和全盘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并把他的发言传播到《世界经济导报》和香港报刊发表。1989年春，他又非法活体参加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更公开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妄图在社会上掀起政治风波。这样，苏绍智的问题，就不仅是思想政治上的错误，而且发展成为直接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可以接受的东

枝头才返青

大连今春鲜菜多

菜蓝已先绿

左权县电视覆盖面广

## 北京古树名木2万多株 立法保护严禁砍伐移植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张鸣）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的《北京市城市绿

新华社哈尔滨电（通讯员李季、记者魏云程）全国劳动模范、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教授刘若谷，30年来致力为农作物病

新华社昆明电（记者姜在忠）云贵高原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昆明市五华高新技术开















